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六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臧旻

旻廣陵射陽人。桓帝時爲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靈帝時，爲吳郡太守。熹平初，拜揚州刺史，遷使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轉長水校尉，歷中山、太原太守。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此二臣，臣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于須臾，貪命于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鈎之讐，拔于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于百世。君臣載于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介，則此二臣同死于犬馬，沈名于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

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已種爲上序，直士已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已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致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已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後漢第  
五種傳

臧洪

洪字子源，長子。舉孝廉爲郎，選補郎中。長靈帝末棄官太守。張超已爲功曹，起兵討董卓，眾散，袁紹使領青州，徙爲東郡太守。已請救張超，不許。與紹絕，被閼歷年，城陷見殺。

酸棗盟辭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寧，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邈，東

郡太守琅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㠯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後漢城洪傳袁宏後漢紀二十四魏志城洪傳

答陳琳書

隔閼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㠯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㠯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㠯吾子擔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㠯是事人。雖披巾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㠯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㠯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㠯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詢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㠯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

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乏  
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  
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  
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呂輔佐主人無呂爲悔主人相  
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  
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尾陳畱克創兵之謀請師  
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謀計棲  
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斷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  
忠孝之名與斷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忍悲揮戈收  
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孝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  
汲于離友信刑戮呂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  
呂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噓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  
地然後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覩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于死亡，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呂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艱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計讐，懼戰士狐疑，無呂沮勸，故抑廢王命，自崇承制，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曰，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呂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呂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呂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遺君。故東宗本州，呂爲親援，中扶郡將，呂安社稷，一舉二得。呂徼忠矣，何呂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呂安君親。

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已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已求生故身著圖象袁宏紀作家

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已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自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旆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已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自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上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魏志臧洪傳又後漢臧洪傳載此少則四十餘字其多  
出者亦四十餘字今合錄之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

寇榮

榮上谷昌平人雍奴侯恂曾孫桓帝時爲侍中延熹中坐罪亡

命誅

上書陳情

臣聞天地之于萬物也好生帝王之于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  
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已  
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已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  
人所共搆會已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  
勢于是遂作飛章已被于臣欲使墜萬仞之阤踐必死之地今陛  
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効不復質礪其過  
實于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謨佞邪承旨廢于玉命

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臚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靁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輒出尸剖棺露腸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革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謀欲使畿朝必加濫罰是臣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臣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讞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冠剝痛于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日過也臣遇罰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已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蕩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刑則爲冤鬼天廣而無臣自覆

地厚而無臣自載、踏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召惑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召陳于原野、備刀鏑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臣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閻九重、陷穿步設、舉趾觸罘罳、動行絃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召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召鹽風旱、召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績生長王國、懼獨含恨、召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于世、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于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于熾礮。

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臣解君怒孝子  
殞命臣盡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  
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臣解明朝之忿哉乞臣身塞重責願陛下  
勿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臣崇陛下寬饑之恩先死陳  
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後漢寇恂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有刪節

張儉

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舉茂才不就延熹末爲東部督郵建宦  
中呂黨禍亡命至中平初黨事解大將軍三公竝辟又舉敦樸  
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爲衛尉卒官年八十四

舉奏中常侍侯覽罪釁

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  
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  
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

後漢書晉宦者侯覽  
蓋范史約文今并錄之傳家篇末二品

儉爲東部督郵覽家防東險劾覽云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角連閣洞門納井蓮花皆有

陸莊綠畫魚肉全苑擬諸宮闈

又奏

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

後漢書同上

郭泰

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累辟公府皆不就

答友勸仕進者

吾盡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  
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  
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顧神  
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抱樸子正郭篇又袁宏後漢紀二  
十三與此略同又後漢郭泰傳有

語

首四

與陳留盛仲明書

足下諸人爲時棟梁

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蘇不韋方伍員論

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懾闔廬之威因輕悍之眾雪怨舊郢  
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已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  
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  
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慮出于百死冒觸嚴  
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體斷首自毒生者使皆  
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自斃之也方唯匹夫功隆千乘比  
之于員不已優乎後漢蘇章傳

徐稚

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與郭林宗書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後漢紀

戴良

良字叔巒

一云字文讓汝南慎陽人舉孝廉再辟司空府俱不就案吳志士燮傳黃武五年孫權分交

就

附已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蓋卽此

失父零丁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已重幣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眾異脊背僵僂捲如蟻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麻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鵝頭鵝頸鵝狗啄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口似西域口駱駢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枯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核

御覽五百九十一

范冉

冉或作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桓帝時除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欲召爲侍御史，逃去，遭黨錮十餘年。後辟三府應司空命，自効退，又辟太尉府。召疾不行。中平二年卒，年七十四。

遺令敕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斂，斂已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後漢書  
范冉傳

楊喬

喬字聖達，會稽烏傷人。桓帝時爲尚書，數上書陳政事，詔妻曰：「公主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上書薦孟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歷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昌遠至爲珍士昌稀見爲貴榮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昌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後漢孟嘗傳

上諫

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口口引

會稽典錄

陽球

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桓帝時舉孝廉補尚書侍郎，出爲高唐令。建寧初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拜九江太守。遷平原相，熹平末徵爲議郎，光和中歷將作大匠、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徙衛尉。爲中官曹節所誣，下獄誅。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臣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江覽等皆出于微蔑，半箇小人，依憑世威，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淳濁。是臣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臣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臣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臣消天下之謗。後漢陽

奏劾王甫段熲

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奸。呂事上其所彈糾皆山匪此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自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竝誅戮。呂示海內袁宏後漢書帝紀中光和二年

遷平原相教

相前蒞高廩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呂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猶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後漢陽珠傳

敕中都官從事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

後漢陽珠傳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桓帝時拜郎中辭病去太傅陳蕃辟參政

事，蕃敗坐廢後辟司徒府，拜議郎，遷諫議大夫。有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公羊謚例一卷，公羊條例一卷，春秋漢議十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二卷。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與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惟問不得不廣。是㠭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自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㠭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㠭爲公羊可尊，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唐石經本

朱鴻

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桓帝時仕郡，後爲主簿。熹平中，舉孝廉，再遷除蘭陵令。光和初，拜交趾刺史，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中平初，拜右中郎將，進封西鄉侯。遷鎮城中郎將，拜右車騎將軍，還爲光祿大夫。更封錢唐侯。加位特進，母喪去官，起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出爲河內太守，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將軍。城門校尉、河南尹。獻帝西遷，爲洛陽留守，棄官東屯中牟。徵爲太僕，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興平初，免尋拜大司農，奉詔和郭汜，留不遣。發病卒。

奏上靈懷皇后尊號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如穆宗恭宗故事。宏

後漢紀二十七興平元年二月太尉朱雋同徒滔于嘉司空張喜奏

王允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桓帝時爲郡吏，後爲州別駕從事，三府並辟，召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初，拜豫州刺史，爲宦官所誣，再徵下獄，事得釋，變姓名亡命。少帝時，大將軍何進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初，拜太僕，再遷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封溫侯。初平三年，爲李傕等所殺。

奏行六隱事

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

袁宏後漢

復奏

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奧行之無損。

同上

董卓

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爲州兵馬掾。桓帝末，補羽林郎，拜郎中。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初，拜

東中郎將呂軍敗抵罪，起爲中郎將。拜破虜將軍、進前將軍、徵爲少府。又拜并州牧，皆不就。少帝卽位，何進謀誅宦官，召入朝。遂行廢立事。獻帝卽位，遷太尉，領前將軍，封鄒侯。進位相國，拜太師。初平三年伏誅。

被徵少府上書拒命

中平十六年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懋効。力行陣。

魏志董卓傳  
注引靈帝紀

斯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凜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後漢董卓傳

被璽書拜并州牧，上書拒命。

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陲

後漢

董卓傳又魏志董卓傳注引靈帝紀

到澠池上書請收張讓等

典略作表

臣伏惟天下所已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

天常操擅

一作擅

王命

後漢董卓傳又魏志董卓傳作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袁宏紀濁作汨

父

子兄弟竝據州郡

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

田皆屬讓等至使怨變

一作變

氣上蒸妖賊蠭起

臣前奉詔討平扶羅

將士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閻豐

臣除民害從臺閣

求乞資直臣隨慰撫

臣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

癰雖痛勝如養肉

後漢董卓傳作勝于內食

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自篇首至此竝典略

趙鞅興晉陽之甲

臣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

讓等

臣清姦穢

魏志董卓傳注後漢董卓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

署教

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

吳志士燬傳  
注引吳書

策廢少帝

案後漢董卓傳邀魯太后策也

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

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  
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

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  
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  
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

曰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

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董卓傳

裁此策云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  
又議太后滅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  
于永安宮案此蓋卓矯董太后策也

范書袁紀竝稱卓過何太后爲廢帝策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建靈三年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光和初，坐忤宦官，徙五原。遇赦，虛卒。不免，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爲司空，徵署祭酒，舉高第。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拜巴郡太守。未行，畱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三年，卓誅，坐下獄，死。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勸學一卷，集二十卷。

霖雨賦

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立雲之晦曠兮，聽長雷之淋淋。中宵夜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魏文類賦二編于魏曹植愁霖賦後題爲又憇霖賦張溥等因收人子建集今攷文選張協雜詩注引蔡邕霖雨賦云瞻玄雲之晦曠聽長雨之霖霖曹植美女篇注引蔡邕

霖雨賦云中宵夜而歎息  
賦在蔡集中

###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呂立清配名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兮引瀆灔而東征納湯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岷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過萬山兮左迴兮旋襄陽而南榮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澹澮湲已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螭集已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維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鼈之足收于是游目聘觀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森蕭瑟勃焉竝興陽侯沛已奔驚洪濤涌已沸騰頤乘流已上下窮滄浪乎三灘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蓀文類聚八初水經濟水注文選附機前綏贊賦注引此題號作古文苑述行賦而媿都賦雪賦舞鶴賦注引與本集同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悷等五侯擅貴

于其處又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  
李雲召直言死鴻臚陳君召救雲抵罪璜召余能鼓琴自朝廷赦  
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  
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遇淫雨之經時塗迷遭其塞連兮潦汙滯而爲  
災棄馬蹕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曰存古兮宣幽情而  
屬詞夕宿余于大梁兮謂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  
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髡  
髦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  
兮慍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于滎陽降虎牢之曲  
陰兮路丘墟召盤繁勤諸侯之遠成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  
懷惡兮陷夫人召大名登長坂召凌高兮陟葱山之堊陘建撫體  
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嶠峻召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

岑紂已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迫嵯峨已乖邪兮廓巖壑已崢嶸  
攢棫樸而雜榛枯兮被浣濯而羅生布蘚茨與薹菌兮緣層崖而  
結莖行遊目已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  
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  
子之歌聲尋修軌已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汨已飄涌兮氣  
慄慄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  
我馬虺頰已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衰周之多  
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淫遊兮唁襄王子墮坎悲寵嬖之  
爲梗兮心惻愴而懷慘乘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已橫厲想宓  
妃之靈光兮神幽隱已潛翳寶能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  
渠源于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  
濟西溪而容與兮憇輦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  
害玄雲黯已凝結兮集零雨之淥淥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澑澑而

難遵、率陵阿。自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夾墳。本作俠墳。從荔文頌聚二十十七引改。佇淹留以俟霽兮，感愛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自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逡迤。自東遲見陽光之顚顚兮，懷少弭而有欣。

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星集。本作竝。前綴聲歌注引改。貴寵扇自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

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消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于便辟兮，糾忠諫其駁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旣遠兮，常俗生于積習。周道鞠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澀。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呂匡世兮，亦何爲乎此。畿甘衡門、自竈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自自緩亂、自跋涉遐路，艱自阻兮。終其永懷、窮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

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古文苑又略見裁文類聚二十七

玄表賦

庶小善之有益

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隨王牋注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儔乎夫婦受精靈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曰元妙實人倫之端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兌感其晦昧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事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违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昌舉一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祈雲覆車服照路駿駢如舞既臻門扉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疇如春華

初學記十

四古文苑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麟翼將舉其旣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青

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眾色燎照視之無主而若明月  
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魏文類卷十七御覽三百八十一

長枕橫施大被竟牀莞蒻和軟茵褥調良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紛蕪施落髮亂釵脫

書鈔一百三十五

檢逸賦

援附滑閑情賦序云蔡邕作靜情賦榆  
逸辭而宗清泊則此舊題作靜情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煥煥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儻曠千載而特生  
余心悅于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  
聘情昌舒愛夜託夢昌交靈

魏文類聚十八

北堂書鈔一百十

青衣賦

金生沙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  
髮光潤領如蝤蛴修長冉冉顧人其頤綺繡丹裳躡蹈絲屏盤跚  
蹴蹀坐起昂低和暘善笑動揚朱脣都后武媚卓鑠多姿精慧小

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  
之鮮希宜作夫人爲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  
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楊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  
情懷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兼裳累鎖屢轉倒鑽吻听將曙雞鳴相  
摧傷駕趣嚴將舍爾乖牒目牒眉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噭噭青衣  
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子牀帷河  
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  
念爾愁焉且飢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九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  
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  
桓崔加刃不忍其餘延么劣厥僂寢嘔嘔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  
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難與竝侶是曰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菊雞兮爲鷺鵠鳩鵠兮鶡鵠嶠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巴嶺馬兮柙下駒木集脫此句從初學記補蟄地蝗兮蘆卽且繭中蛹兮蠶蠕頓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本集初學記十九引鞚鼓兮補履樸脫椎柂兮禱碓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傳

瞽師賦

夫何矇昧之瞽兮心窮忽吕鬱伊目冥冥而無覩兮嗟求煩吕愁悲撫長笛吕據憤兮氣轟錚而橫飛詠新詩之中文選劉楨贈五官郎將詩注作吕悲歌兮舒滯積而宣鬱何此聲之悲痛兮愴然淚吕潛惻類離鵠之孤鳴似杞婦之哭泣北堂書鈔一百十七引兩條初學記十六御覽七百四十

時牢落吕失次罢絰蹇而陽絕

賦注

案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蔡伯喈女賦曰當二春之嘉月將言歸于所天此丁廙蔡伯喈女賦也既文賴聚二十有長篇近或

采此二語入蔡集誤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煥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攷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閒闋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擢于是繁絃既抑雅韻復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鵠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幸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藝文類聚四十四北堂書鈔一百九引九條初學記十六文選文賦注又陸機擬古詩注引作琴頌頌即賦字寫誤一彈三歎悽有餘哀書鈔一百九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選江淹雜賦詩注

荀斯樂之可貴宣簫琴之足聽

書鈔一百九

于是歌人恍惚呂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呂惆悵轅馬  
蹀足呂悲鳴

書鈔一百九

案前明喬世益汪士賢等刻蔡中郎集別收琴賦一篇檢載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乃傅毅作也今刪

筆賦

昔蒼頡創業翰墨用作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則憲者莫隆乎  
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書鈔一百四初學記二十一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呂標悍體遄迅呂騁步削  
文竹呂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擣呂直端染玄墨呂定色書乾  
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勳敍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  
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輒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綜人事于晦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  
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

黃管，天地之色也。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彈碁賦

榮華灼爍，萼不離瓣。于是列象，基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柢掣兵，碁夸鷺。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畱。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藝文類聚七  
十四古文苑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冒肄業。託歡娛，冒講事。設茲文石，其夷如砥。采若錦繢，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御覽七百  
五十五

圓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微妙好，其輶如羽。動角揚微，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四

傷故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曰征行兮夾階除而列生  
彌霜雪之不凋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曰誕節兮挺青榮之綠英形猗猗曰豔茂兮似碧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將蕃穢曰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嗟天折曰摧傷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

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四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曰晨興聲嘶喞曰沮敗體枯燥曰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頻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藝文類聚

九十七初學記宋本三十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漂無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曰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緺無綏何曰蔽身無食不飽水離懼欣藝文類聚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

烏程嚴

對詔問災異人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二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曰  
碑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  
南辟帳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  
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曰碑華邕颺  
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旨災異  
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  
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  
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自答聖問  
綜眾變征營怖惶謹別狀上臣頓首頓首一本集

詔問曰五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占者曰虹蜺對虹著于天而降施于庭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者不得稱龍易傳曰虹之比無德曰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荷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于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授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呂色見進陵尊踰制呂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孰是兵戎未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使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㠭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呂明主尤務焉本集續漢五行志五又五行志五注

補引兩條又初學記二引漢名臣奏又開元占經九十八引續漢書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梁伯夏敎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暗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黃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寢絳衣小冠帶効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大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寢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又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敎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自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昌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竝奏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本集續漢五行志五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化爲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尙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雞禍孝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輶軒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女立爲皇后王氏之寵始盛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昌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曰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取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昌匹夫顏氏之子有

遇木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日不違復無祇悔元吉

本集又續漢五行志

一引兩條又後漢蔡邕傳注引續漢志兩條又後魏崔光傳

詔問曰踐阼昌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勝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閭則疫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于聖躬致精慮于供御則其救也

本集續漢

五行志六注補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昌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贏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昌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

舍本集

詔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蝻其咎安在臣對曰臣聞見符致蝗呂象  
其事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  
則政暴而吏酷吏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息  
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鉤省別藏臣  
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本集續漢

五行志三又注補又後漢書傳  
注引續漢志又荀文類聚一百

詔問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各損壞五行志作前後頓壞臣  
愚曰爲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  
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于  
瓦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憚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  
自隳諸侯強凌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此皆  
小人在顯位諸侯強凌主之漸臣意請率由舊章黜小人已尊上

整下去暴悖之愆。古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木集續漢五行志

又詔特問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皆各括囊，迷固莫有。建忠規闕，已邑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指文注引范書作宜披露得失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已經術分別，早蒙封上，勿漏所問。臣邕伏唯。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特垂訪及。非臣蠻蠻愚怯，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已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子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已當責讓，欲令人君因已感悟，則危可爲安。內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

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爲天所棄故也至于今者災眚之發不于他所遠則門庭近在寺署其爲鑒戒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已對虹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奸政之致也自卽祚已來中官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嬪貴重赫赫生則貴藏侔于天府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過事既已續昌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邪盜籠竊權侮惑之罪晚乃發露雖房獨治畏慎疏賤妄乃得委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日道路所言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案程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見陳球傳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設禁限深惟趙霍已爲至戒且侍御于百里之內而知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已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昌玉氣勢爲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裁取典計敎者一人綏之如玉潛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未諭者疑太

尉張顥與交貲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  
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姓璋所在尤名  
貪濶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  
輩無已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流清蕩濶扶正黜邪不得但呂州郡  
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琰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其實已足其  
富已甚當已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早引退已解易傳所載小  
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正襲愬幅  
剛直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崇委重任  
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已盡其情相待已禮相引見論議當  
朝廷淺短之書不干于目貴戚斂手中外悚慄莫敢犯禁不獨得  
之于迫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已貴治賤遠閑親小加大引在六

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取圖寫讚厲旨顛沛羣臣慘慘憂懼自危非與衡之道夫憂樂不  
竝喜或異方畏災責躬念當專一精意旨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旨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  
之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不可求旨虛名但當察其  
眞僞旨加黜陟近者每旨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採試之旨  
文而竝旨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眾心不厭莫之  
敢言羣公尙先意承旨旨悅郎吏舍人閒職長吏便宜促行誰敢  
違旨至于宰府孝廉顛倒下閑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益于  
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機旨答天  
望旨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旨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  
人自抑損旨塞咎戒則天道肅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逸  
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懶感激忘身敢觸

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  
敢漏所聞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臣本東後漢蔡邕傳  
又袁宏後漢紀二

四十一

### 戍邊上章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  
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昌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御覽作昌  
叔父衛尉質時  
時召拜郎中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  
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由端右出相  
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躋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  
寫心力昌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  
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徒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  
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  
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

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韜詔書馳救減罪一等輸作左校後上書謝恩遂召轉徙郡縣促遣徧于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臣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俟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恩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自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自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自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自付臣先治律麻自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猶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

廢絕不得究竟。懼懼之情，猶呂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已上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據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避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呂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已璽書已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有律厤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朝會意、五行意。案此下有闕文，劉知幾史通稱「舊作朝會車服二志」。又後漢本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則十意中，有朝會及五

行其餘二意蓋地理蓺文也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呂聞

續漢律歷志下注補引蔡邕成邊上章又後漢本傳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引邕別傳邕書作十意云云又蓺文類聚八十御覽三百三十五引蔡邕傳朔方上書又本集外傳案本傳別傳皆作十意則劉昭所引禮樂志表志初學記所引天文志原本是意字傳寫變其文耳

律厤意

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不及六十律尺寸相生

宋書律歷志引蔡邕徙朔方上書

凡律所革呂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蔡邕律歷志

則續律歷志卽邕書也洪謂劉洪今不具錄索劉昭注補志序云律歷之篇仍承洪邕所構

禮意

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田旨為志

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

御覽五百三十三引蔡邕禮樂志

顯宗因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呂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

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蔡邕禮樂志

樂意

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自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已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自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自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自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自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自成樂志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禮樂志案北堂書鈔九十六歲篇引蔡邕敘樂云世

祖追修前業采識綽之文

日太子樂府日黃門鼓吹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謝沈舊蔡邕中

郊祀意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謝沈舊蔡邕即邑之意也

孝明立世祖廟。呂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呂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未臣呂問胡廣。廣曰爲寶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呂類相從。

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天文意

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謝沈舊蔡邕已後星驗著明古續前志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

具天地之象。曰正黃道。曰察發斂。曰行日月。曰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曰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曰文義潤。曰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曰裨天文志。撰建武。曰來星。變。彗。掌占驗。著明者續其後。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蔡邕表志又後漢張衡傳注引漢名臣奏宋書天文志一引蔡邕。子朔。方上言。開元占經。一引蔡伯喈。千朔方上書。初學記。二引蔡邕天文志。

### 車服意

曰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

續漢輿服志上注補引蔡邕表志

甘泉鹵。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

同上

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金根曰三蓋。其制非一。御覽七百七十三引蔡邕車服志

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繪厚練浣已復御率下已儉化起機諸侯王已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已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已成志也

續漢輿服志下

注補引蔡邕

袁志

孝明帝作蠟珠之佩已郊祀天地

御覽六百九十二  
引蔡邕輿服志

案劉昭注補志序云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則續輿服志即董巴及邕志也今概不錄

朝會意

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已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已下每月常朝先帝已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已六月朔盛暑省之

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曰云云案當在朝會意又案南齊書禮超傳載王儉議云朝會志前史不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

七

全後漢文卷七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三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詩章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其中興誕在幼齡聖姿頤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跡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昌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一心同歡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扈藻謹奉牛一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寵惟永詩曰隨隨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木集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又略見書鈔一百二十七引蔡邕雜章

今月十八日臣昌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匡等屯陳破壞  
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昌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  
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在朝堂而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案使  
參昌亡爲存衍昌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  
賜刑書懲戒不悛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昌一月俸  
贖罪臣昌恆營慄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昌頓首死罪臣  
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  
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集本

讓高陽鄉侯章

制詔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  
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各米臣稽首受詔恆營喜懷精魄播超  
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厭  
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徒還退伏狀

故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呂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怠寢猥與公卿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邑頓首死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自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恍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鄉侯印綏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熒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拘迫國憲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案書鈔一百三十一引漢末雜事作非臣庸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麻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

元功翼德與共天下者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臣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臣戰功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蕕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臣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臣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臣是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鶴鳴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不勝大願乞如前章云云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殷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烜耳目昏盲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疇臣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巧不忘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小醜不足飭勵臣躡高蹤臣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

國之誨兩印雙綉竝在榮帶至德元功器量宏猶且踧踖無心  
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草闢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郭殿之  
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曰爲美談夫人君無弄戲之言虛  
法有誣枉之效臣不敢違戾飾虛曰詎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  
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冒請息伏惟畱漏刻一省僵沒之日同壽  
松喬

本集案張博百三家集割分  
臣忝自參省目下爲再識表

薦太尉董卓可相國并自乞閒冗章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昌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昌  
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昌靖亂整殘不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  
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嶽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邴魏載  
于史籍國遭奸臣嬖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  
浸目不振威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憚  
侯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盜滌昌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

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鄒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寤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子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率輕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祐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非所曰褒功賞勳也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達聖主寵嘉之至下乖羣心瞻仰之望臣等謹案漢書高祖受命案此下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陞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鄒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學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昭顯非臣恩蔽不才所當溢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

足嘗是  
仕字衍

補報如卓者陛下當益隆委任數加訪聞厚其爵賞責臣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至一言臣寤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練加臣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臣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曰碑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薄微賤特單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于論者將謂臣何足臣任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臣居無心臣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臣守漏刻則臣之心厭抱釋降榮于憚退顯于進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本集案張溥百三家至所能補報及臣邕頃首至未別爲一篇與本集不同

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目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齊

書錄一  
百三十一

一御覽六  
百八十二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曰師師咸熙周文曰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恤匈奴之生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于亡命況在于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闢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自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嶽莫能要討卽起家參拜爲泰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熒弱青充之郊迄用康乂自是自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神行演化凶悍使爲憲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目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

德則皇家之心腹誠宜試用臣廣振鷺西雍之美臣已頑愚忝汚顯烈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畱神宥察臣邕頓首頓首

本集藝文類  
卷五十五

爲陳畱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負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已哺之未見食歟歟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閒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已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已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已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志行發于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効也雖成

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騁于無方淑暘洽于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已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于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昌反嘯託體太陽羔昌跪乳爲贊國卿禽鳥之微猶昌孝寵況末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殄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末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頓首本集御覽五百二十一引蔡邕奏事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昌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宗非所敢安征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閑究抱闕

有字集  
本作服

執筆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遞爲眾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曰愚暗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已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匱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蓮香瓠子薰爐唾壺彈碁石秤梁觴汁器圓盧諸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勿謝朝廷之恩前後重疊雖父母之干子孫無已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所蒙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臣邕頓首死罪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寢有方柔遠功著臣當已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已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筋絕骨破已命繼之本集御覽七百

百十七

上封事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已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麻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已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已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已導致

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  
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召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  
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召  
竭心親奉召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  
懇惻而近者召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  
召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  
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蒼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召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召

解易傳政惇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曰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臣愚召爲宣擢文右職召勸忠譽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憲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憲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恨與下同疾綱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慄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后渠章帝集學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憫孔子曰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

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光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呂毅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呂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當作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入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久日暫歸見漏或呂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日明詐僞後漢蔡諫用三互法疏據文類記六十一作湖州刺史議

臣聞國家置官曰職建名臣恩淺小才繕假階級官曰議爲名職  
曰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寐憂憊怛惕臣固頓首死  
罪伏見幽州突騎遼州強悍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集本作暗估  
一百十七騎篇一百二十五  
努篇改蘇文類聚六十改從北堂書鉢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辨于

二州也頃者已來連年饉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  
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曰兵散亡幾盡生民  
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  
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  
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  
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  
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  
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  
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臣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臣陛下威靈申

明禁令，對相部主，尙生畏懼，不敢營辦。況乃三互，何足爲嫌？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呂救時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顧爭臣士人之責。苟避輕微之科禁，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蠹口將爲憂念，願陛下少蠲禁忌，上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職相口，故吏在家，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互。昌差厥中，臣僕悽發瞽言，幹非義惟，陛下畱神再省三省。本集又略見蘇

伏兒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亂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

文類聚五又六十一  
御覽三百四十八

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土，或復限日歲月，狐疑遲淹，百失事會。愚臣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目威嚴，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閭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竝目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薊州，豈復顧循三互，繼臣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臣，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自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臣差厥中後漢續舊傳  
與本集小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一終